

郭注莊子

連生  
田子方

山本  
知北游

一

服部文庫

イ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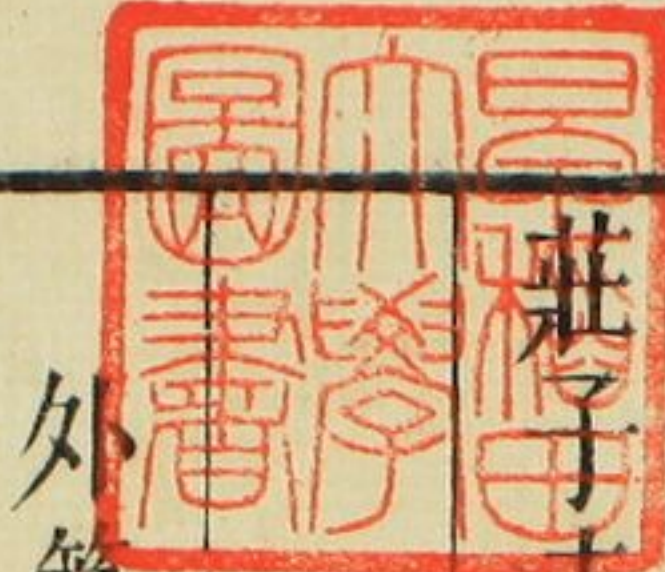
2041

7



117  
2041  
7

莊子南華真經卷七



外篇

達生

郭象注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知止其分

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也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

亡者有之矣

守形大甚故生亡也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

之疏本作以物  
疏本物上有以字

止、非我所制、則無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

生、故彌養之、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

則世奚足為哉、莫若放而任之、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

其為不免矣、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夫

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

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

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

則精不虧、所以遺棄之、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俱不為也、天

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無所偏為、故能子萬物、合則成體、散則

成始、所在皆成、無常處、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與化俱也、精而又

精、反以相天、還輔其自然也、子列子問闕尹曰、至人潛行

不窒、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請問何以至於此、闕尹曰、是純氣

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

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夫奚足以至

乎先、是色而已、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則物之造乎不

形而止乎無所化、常游於極、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

而止焉、夫至極者、非物所制、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而受之分、

物也下疏本有物數二字

南齊系

卷七

藏乎無端之紀

真然與變  
化日新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始終

者物  
之極

壹其性

飾則  
二矣

養其氣

不以心  
使之

合其德

不以物  
離性

以通乎物之所造

萬物皆造  
於自爾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

其神無欲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

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

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

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醉故失其所知  
耳非自然無心

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不

性分之外  
故曰藏

復讎者不折鑽干

夫干將鑽鉞雖與讎  
為用然報讎者不事

還

折之以  
其無心

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飄落之瓦雖復中  
人莫之怨者由

其無  
情

是以天下平均

凡不平者  
由有情

故無攻戰之亂無

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無情之  
道大矣

不開人之天而開

天之天

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  
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

開

天者德生

性動者遇物而當足  
則忘餘斯德生也

開人者賊生

知用  
者從

感而未勸而不  
已斯賊生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任其天性而  
動則人理亦

自全  
矣

民幾乎以其真

民之所患偽之所生常在  
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仲

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

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

疑一作疑

不墜則失者錙銖

累二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其承蠅所失者不過錙銖之

間也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猶

掇之也

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

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

也若槁木之枝

不動之至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

蝸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蝸之翼何為

而不得

遺彼故得此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

於神其痴僕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

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

邪曰可善游者數能

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

若乃夫沒

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沒人謂能驚沒於水底

吾問焉

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

也

習以成性遂若自然

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

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視淵若陵故視舟之

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也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覆却雖多而猶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也

惡往而不暇

所遇皆間暇也

以瓦注

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

所要愈重則其其心愈殫也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夫欲養生

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

學生學生者務中適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

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

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

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

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

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

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

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夫守一方

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仲尼曰無入而藏

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藏既內矣而又入

之此過於入也無出而陽陽既外矣而又出也柴

立其中央若槁木之無心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名

而實當也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社

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十殺一

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祝宗人玄端以臨

地而莫不胃之斯過之甚也牢筴說彘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

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之上則女為之乎

同是則謂大段是固是也大抵莊筆於用因是字而義不一改引此

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  
 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僕之  
 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  
 者何也、欲贖則身亡、理常俱耳、不問人獸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  
 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  
 公反、譏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  
 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瀆之氣、散而不反、則  
 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  
 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

鬼乎、曰有、沉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  
 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夔、野有彷徨、澤  
 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  
 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  
 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駭然  
 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  
 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  
 達理也、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

自為謀 蓋言祝人之言則如生有榮死則如枯  
 為彘謀則不然 故曰所異彘 自為謀蓋祝人乎

鼈 鼉

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鼈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

余讀人言董頴鳥孔切據也引此注文列子雍水之潘為淵注云音擁河水決出還復入也

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涓偕出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湧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而不任已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生也小為鑿鑿成見者蓋言彼淪於一方不能與物同波所以不及於會通之適也故謂去不及會通之適去此不曰子何術以為焉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鑿鑿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

去不及更注可與往後注可與往

百七

百七

百七

百七



鼈 鼉

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鼈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

余讀晉董頴鳥孔切據也引此文列子雍水之潘為淵注云音擁河水決出還復入也

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涓偕出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湧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而不任已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不似人所作也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

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不勤只

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無則政慕

之心其巧專而外骨消性外之然後入山林觀天事去也

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

必取材則以天合天不離其中者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

是與盡因物之妙故乃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

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

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

而猶求焉故曰敗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工倕旋而蓋規矩

至言義作倕不字彙極礙也

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雖工倕之

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皆適則都

忘其身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是非生於不內變

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也始乎適而未嘗

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識適者猶未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

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

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

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

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付聞

自然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逍遙乎無

事之業、凡自為者皆無事之業也是謂為而不恃、率性自為耳非恃而為之

長而不宰、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

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

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

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

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

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

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

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

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

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

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

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

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各有所便也則平陸而已矣、今休

欵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鼪

以車馬、樂鷄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章言善

養生者各任性  
分之適而至矣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  
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  
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  
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  
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  
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  
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

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故未免乎累

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山中

若夫乘道德而

浮遊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

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

之法則也

故莊子亦處焉

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

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

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

唯道德之鄉乎

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灾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

此道遊也

人之野

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

之國

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

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

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

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

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友

則萬方得矣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

言可終始處之

吾願君

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也

君曰

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

真謂欲使之南

越市南子曰君無形倨

形倨謂礙之謂

無留居

留居滯守之謂

以

爲君車

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

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

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所謂知足

則無所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

愈往而不知其所窮絕情欲之遠也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君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故有人者

累有人者有之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者為人所役用也故

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

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

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方舟而

濟於河有虛舩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

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

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

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

之世雖變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鐘

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

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泊然抱一耳非敢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于朴還

其本性也侗乎其無識在其純朴而已儻乎其怠疑無所趣也萃乎

傳一作傳可從

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無所欣說

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任彼

也從其強梁

順乎眾也

隨其曲傳

無所係也

因其自窮

用其不得

爾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

當故無損

而況有大塗者

乎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孔子圍於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

曰然子惡死乎曰然

自同於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

任曰予嘗言

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翈翈

狷狷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

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

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

常從容處中

食不敢先嘗必

取其緒

其於隨物而已

是故其行列不斥

與羣俱也

而外人卒

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

直木先伐甘井

先竭

才之害也

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

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夫察焉小異則與眾為迕矣混然大

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昔吾聞

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

恃功名以為已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

功自眾成

故還道流而不明

昧然而自行耳

居得行而不名處

彼皆居然

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

純純常常乃比於狂

無心而動也

削迹

諸本皆作所不畏

捐勢不為功名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是故無責於人

人亦無責焉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寂泊無懷乃至人也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

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取於棄人間之好也入獸不亂羣入鳥

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為鳥獸所不畏鳥獸不惡而況人乎蓋寄

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

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

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

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曰棄千金之璧負赤

匹帛財  
本作財  
帛疑財  
布訛財

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謂匹帛也為

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

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

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去利故淡道合故親也小人

甘以絕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

以離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

布錢別名也周禮曰布藏之曰泉也郭正不取



無於音又引司馬云冷  
晚也謂以直道時法也  
因云字乃其公之誤

無托於前其愛益加進

去飾在素故也

異日桑序又曰舜

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緣則不離率則不勞

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任朴而直前也

不求文以待

形固不待物

朴素而足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

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

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

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柵

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

眇睨也

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

及其得柵棘枳

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

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

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

徵也夫

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

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

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

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

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

冷

司馬云曉也謂以直道時法也或作命又作令命  
○如急言非有急難以比如有由也

大布

司馬云鹿布也

補之蓋形ヲソレ也

極易蓋天補所受易也

唯安之故易無受人益難物之備來無始而非卒也於

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也皆自夫

今之歌者其誰乎任其自爾則回曰敢問無受天

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

物之泄也不可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

則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

所以待天乎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何謂無受人

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感應旁通爵祿並至而不

窮旁通故可以物之所利乃非已也非已求吾命

有在外者也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君子不為

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竊盜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

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故曰鳥莫知於鵲鴝目之所不宜

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避禍其畏人也而

襲諸人間未有自疏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社

稷存焉爾况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

以難也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

其禪之者莫覺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

之而已耳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何謂人與天一

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凡所謂天、皆明不為而自然。

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莊周游乎雕

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

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

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

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

形。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

忘其真。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莊周怵然曰、噫、物

固相累。相為利者、恒相為累。二類相召也。夫有欲於物者、捐

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問也。莊周反入、三月不

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

曰、吾守形而忘身。夫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

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觀於濁水、而迷清淵。見彼而不明、即

忘反鑒之道也。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

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

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撻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陽

南華經 卷一 一

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  
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  
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  
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  
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王文侯曰谿工子  
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  
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日子

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  
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無假也人貌而天

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緣而葆真虛而順物夫  
者患於大濛今清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  
也消曠然清虛正已而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

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  
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  
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自覺

其吾所學者直土梗耳非真物也夫魏直爲我累耳知至

貴者以人爵為累也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槃辟其步委蛇其迹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禮義之弊有斯飾也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子心矣

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

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

眩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

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眩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

此用字之妙而無言而民信乎前之郭本作泊字而後同吐及增元  
 四言滄集其前也字不頭擗引在十日云徒刀及聚也引莊子此篇又曰義同也此校  
 之二十三本皆公器

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

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夫心以死為死

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日出東方

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有目有趾者待

是而後成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直以

不見為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

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效物而動自無心也日夜無

隙化恒新也而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為死也薰然其成形薰然自成

內篇已有此語而郭兩解

又奚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不係於前與變俱往

故曰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夫變化不

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

邪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

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

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女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

見者日新也故已吾服女也甚忘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

之速也言女去忽然思之恒欲不及女服吾也亦甚忘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

有得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機辟又見道途遊末篇名馬云罔也

唐肆

李云唐字也司馬作唐廣唐也求馬於市肆唐非也蓋亦明也一馬見下之在唐也先也馬色不可信

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

也冥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也憇然似非人寂泊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

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

立於獨也無其心身而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初

有而歛有故遊於物初然後孔子曰何謂邪曰心

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欲令仲尼必求

也嘗為女議乎其將試議陰陽以擬向之之於言意之表至陰肅

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言其兩者

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莫見

之形明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為紀

其自爾而莫見其功自爾故生有所乎萌萌於未死

有所乎歸歸於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

窮所謂迎之不見其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

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

遊乎至樂謂之至人至美無美至孔子曰願聞其

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

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死生亦喜怒哀樂不入於

偃疏本作假  
翼注本曰一作偃  
按翼注及諸本多  
作假

胸次知其小變而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

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

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

乎愈不足患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知身之貴於隸

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貴在於我而不失

於變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

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縣解孔子曰夫子

德配天地而猶偃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

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汙也無為而才自然矣

生

緩一作綬

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

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不修不為而自得也孔子

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醯雞者

蠅蠅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比

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

少為先主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

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圍冠者知

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音根方也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

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



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  
 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  
 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  
 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  
 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德充於內者、不修飾於外、百里奚爵祿不  
 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  
 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內自得者、外事全也、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  
 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

且

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真  
 畫者也、內足者神、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  
 釣莫釣、聊以卒歲、非持其釣有釣者也、竟無常釣也、  
 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  
 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  
 是且而屬之、比方于交司國之失也、夫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  
 頤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文人庶幾  
 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  
 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  
 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  
 鯀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  
所謂和其  
 光同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潔然自成則與眾務異也  
 鯀斛  
 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  
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  
 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  
 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  
 終身無聞  
為功者非已故於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  
 也天下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

功

矩

張湛引郭注作箭鏑  
 去復往杳  
 鵝台軟讀為掉  
 象

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  
任諸大夫而不自任  
 斯盡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斯須者百姓之情當  
 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  
 之盈貫  
盈貫謂溢鏞也  
 措杯水其肘上  
左手如右手如  
 左手不知故可發之適矢復杳  
附枝右手放發而矢去也箭適去復杳也  
 復寓  
箭方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  
 當是時猶象人也  
不動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  
之至  
 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  
 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

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

神氣不變、揮斤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

機而泊然自得也今女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

夫、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有吾問於孫叔敖曰、

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

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

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

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

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

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

在我非獨存也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

哉、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

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伏戲

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死生

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

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

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

九

而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言有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夫故也夫

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夫遺

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由是觀之，則凡未

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

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在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在屈，在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在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

孰令蓋朝整行裝而招私迷。○斯須也下蓋可句似与下不相屬。

不言之教

任其自行斯道不可致

道在自然非德可言致者也

不可至

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

亡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

偽也故曰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禮有常則故矯效之

所由故曰為道者日損

損華偽也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

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

華去而朴全則雖為而非為也

今已為物

也物失其所

故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

人乎

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難

生也死之徒

知變

化之道者

不以為異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也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俱是聚也俱是散也

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

患生於異

故萬物一也是其所

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

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各以所美為神奇所

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

殊哉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

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

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

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

耳美

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在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明夫

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樂乎可得。而見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

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以云。予欲無言。聖人者原

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任其自為而已。

大聖不作。唯因任也。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

異。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物已死

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夫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

有為其根者。故莫知。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豈待為之。而後存焉。六

合為巨。未離其內。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秋豪為小。待之

成體。秋豪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日新

也。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為之。惛然若亡而存。

昭然若存。則亡矣。油然不形而神。絜然有形。萬物畜而不

知。此之謂本根。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可以觀於

天矣。與天同觀。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

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

汝美。道將為汝居。汝曠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

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獨化者也。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所有，而況無哉。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氣自非汝有也。

而蟬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皆在

自爾中來。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疆陽

猶運動耳，明斯道者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

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搢

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畧。夫昭

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皆所以明其獨

生而無所資借。形本生於精，皆由精以至粗。而萬物以形相生，故

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

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

仰句

達之皇皇也

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

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

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

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

人生而遇此道

則天性全而精神定。

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

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

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

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

者，聖人之所保也。

使各得其正分而已，故無用知慧為也。

淵淵乎其

若海。

容恣無量。

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

與化俱者，乃積無窮之紀，可謂

魏魏

運量萬物而不匱。

用物而不役已，故不匱也。

則君子之道，彼

其外與。

各取於身而足。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於不贍，不贍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無所偏名。

處於天地之間，

直且為人。

敖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

將反於宗。

不逐末也。

自本觀

之生者，暗醜物也。

直聚氣也。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

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死生猶未足殊，況壽夭之間哉。

果

赫有理。

物無不理，但當順之。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人倫有知，慧之變故。

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

聖人遭之而不違。

順所遇也。

過之



而不守宜過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調偶

也之謂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如斯人生天地之間、

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乃不注然勃然、莫不出

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出入者變化之謂耳、已化

而生、又化而死。俱是生物哀之、死物人類悲之、死

悲不解其天毀、墮其天袞。獨脫紛乎宛乎、變化魂魄

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無為用心不形之形、形

之不形、不形形乃成、若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雖然

不能任其自形、而非將至之所務也、不至此眾人

之所同論也。雖論之、然故不能彼至則不論、惓然

乃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聞至辯不若默、道不可聞、

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默而塞之、則無東郭子問

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

子曰、期而後可。欲令莊子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

下邪、曰在稊稗、曰其何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

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

也、固不及質。舉其標質言、無所不在、而正獲之問

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豨大豕也、夫監市之履

辟性之較子、物之較子、也六之干、也十三之ヨシ

李云正字平也、獲名也、監市、市魁也、履豨也、履豨脚、豨肥之處、通亦豨

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况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汝

唯莫必無乎逃物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爲道至

道若是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

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

所終窮乎若遊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

然後能曠然無懷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

清乎調而間乎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寥然空虛無往焉而

不知其所至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

去而來不知其所止斯順之也吾已往來焉而不

音義三

勻

知其所終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徬

徨乎焉閔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馮閔者虛廓之謂也大知遊乎

所如故不知也物物者與物無際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

自物耳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

然真所謂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

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

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

散非積散也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

也也芻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凡闔戶

晝瞑，矢荷甘日中，麥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

几，擁杖而起，曝然投杖而笑。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

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

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自有吾已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

叔之徒莫足與言也。弁桐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

所繫焉。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

一焉。秋豪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

況夫體道者乎。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視之無形，聽

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

也。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於是秦清問乎無窮曰：子知

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

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

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秦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

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

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

秦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

知之知。凡得之不由於知，乃真也。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

無物也疏本及異注  
本作無形也可從

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故默成乎不聞

不見之域知形形之不形乎

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

道不

當名有道名而竟無物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

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

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

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

道無問問無應

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

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所謂責空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

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

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

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若夫夢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真真者不應而已矣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

鉤予窮冠時曰

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

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

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

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此皆絕學之意也於

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

大馬之捶鉤者年

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珞極鉤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也

大馬曰子

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

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無

捶

懷則物來皆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

曰可古猶今也

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

冉求失問而退明

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

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虛心以待命今斯神受也

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

思求更致不了

無古無今

無始無終

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亦有不得化而為無矣是以夫有之為物雖千變萬

化而不得一為無也不得一為無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

未有子孫而有

子孫可乎

言世世無極

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

不以生生死

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

不以死死生

生

亦獨化而生

死生有待邪

獨化而足

皆有所一體

死與生各自成體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

也猶其有物也無已

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者即所謂物

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

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聖人

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取於自爾故思流百代而不

不廢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

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

內不化以心順形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心與

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常無心故一不化一安化安

不化化與不化皆任安與之相靡直無心而恣其

靡順必與之莫多不將不迎則足而止豨韋氏之囿黃帝之

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言夫無心而任化君子

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

乎整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聖人處物不

傷物一全順也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在我唯無所

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

為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山林臯壤未

便樂此為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夫無故而樂亦

凡所樂不足樂凡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

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不能坐忘自得而夫

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知能

能而不能所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

我也當付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受生各

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

至為去為皆自得也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夫由知而後

得者假學者

南華  
卷七  
耳故  
淺也

莊子南華真經卷七

